

# 醒世一斑錄

# 一斑録雜述七目錄

譚子　胡子　抱朴子

精碁理招晦　鄉民不法

## 刋書錯悞

地上南北相差並以所見北極出地定之天上北極出地差一度地上南北相去差二百五十里域中域外北極出地度數詳於大清會典他方有悞不及知若我蘇州府至杭州府路偏西不必計南北相去約必在三百里外北極出地宜差一度有奇今會典所詳兩府北極出地所差不及半度必是刋刻有悞誌之備核

南京城周九十六里順治十六年城內屯駐防滿兵築界城以界滿漢（滿東漢西）界城起自通濟門（面南）東與南城如丁字而北即留面西一門（俗稱小門口）直北二里餘又留面西一門（西華門）再北界城轉向東

約一里又留面北一門（北門）再東又如丁字接聯東城滿城內將軍都統建衙統駐防兵屯駐中有前明紫禁城一方（故明宮殿惟見瓦礫）凡四門面北曰厚載門出而向北（滿城內）半里至界城之北門又出向北（漢城內）約半里至太平門與西各衙署民居無城閒隔今閱江甯府志所繪城圖內界城北過西華門直接北城（太平門西）竟遺却滿城北一面此志在康熙年刊定在後應無更改

又偶見崇明縣志其圖繪崇明一境之地全抱在大江之中南對鎮江北向瓜埠距海口似遠在數百里外此金焦兩山之形勢宜如是若崇明一境實在大江海口之外大洋中與內地太倉州境對峙凡志書所以備查攷一切據以為準不宜輕率至是

借根法之妄

二十年前太倉州州尊張作楠曾著算法一部翠薇山房集其中有借根法人共以爲奇余偶爲尋繹付之一笑蓋據所云方倉者謂立方上下四旁六面大小所同之倉也既云現在倉中有米高一尺八寸加至六倍而倉滿則此倉共高一丈零八寸可知也以此六面長闊相同之一丈零八寸一乘得此倉平方一面再乘而得此倉立方全積之數六歸之而現存一尺八寸之米數可知乃故難其說美其名曰借根法爲故　張州尊自詡精識天文見天星彼此有所陵犯漫占休咎自信爲眞亦同此妄

岳鄂王秦檜

岳王秦檜公論久已有定晦菴謂武穆橫而秦檜有骨力後學識淺不能喻其微意乃竟有翻其案者如明郎瑛七修類稿且謂武穆不能恢復秦檜再造南宋豈不令人髮指夫七修類稿臚括古今之事成書數十卷亦頗不易細爲簡閱知其醫物並無精義若一立論斷無不偏執甚至顛倒即如謂人疾病當死雖神醫莫治此其篤信天命自必不誣又云人不當死雖錯治亦不害理雖如是而余以爲命不可恃人事亦當盡也忽又總論古今而曰故聖賢亦無上壽則不解其何以云然矣　其謂武穆不能恢復者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有金牌之召何不滅去金人回朝伏罪此兒童之見也時張俊楊沂中劉錡皆已奉詔班師武穆雖勝不

無勢孤若恃勝不奉朝命鼓衆進戰儻士卒解體奈何唐李光弼戰功將略亞於汾陽一旦擁兵不朝部下即不復稟畏况欲進討以滅強敵乎

宋二帝蒙塵畧同明英宗北狩當時已遥尊英宗爲上皇矣廷議復欲迎之景帝不悅曰我非貪此位皆卿等强樹焉今又欲紛紛何于忠肅曰天位已定豈復有他但禮當奉迎耳夫英宗景帝兄也若二帝是高宗一父一兄也時徽宗卒於金已五年聞喪亦已三年而欽宗尙在金牌之召檜殆陰謀迎合故復興莫須有之獄害忠良而成和議得遂其挾敵固位之姦計但明英宗旣囘後忠肅終受寃死豈此事或非天意乎岳廟楹聯曰天意不敎還二聖

臣心空欲振偏安是矣夫武穆被難門遭慘戮忠肅羅禍家無餘貲盡忠報國而至於是英雄淚滿襟矣于廟有匾曰爲臣不易然哉今兩少保忠骨並瘞西泠一則樹頭呈異一則夢兆祈靈忠良誠不幸然游人弔古血憤千秋而湖山轉藉以生色也彼車前馬嘶夫何足較

楊忠愍嚴嵩

本朝明史館開有李公穆堂楊公農先並謂嚴分宜可與爲善不當列入姦臣傳可恨楊繼盛猖狂妄行織成五姦十罪之疏傳悞後人令分宜含冤莫白切思嚴嵩貪賣營私嫉賢悞國人所共知何必繫忠愍之疏一爲校量其姦殆上與秦檜不異乃亦有爲之

文飾爲之護佑者又曷怪盜蹠董卓安祿山史思明黃巢魏忠賢前皆有廟享之榮乎

賢姦幸不幸

宋趙韓王品詣何必盡純杜太后傳弟不傳子畧似臨終亂命卽爲書之藏於金匱後又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是知前則逢君後乃固位也餘事可勿論矣而時逢明主歷相兩朝卒保君臣之分明趙文華拒色全人之節嚴分宜既捷甲榜猶讀書十年皆君子人也乃一入仕途瞑眩於勢位富貴而大改初心是以君子力學務有濟變之才尤貴中先有主所性分定不見異思遷爲純一若歷代賢姦流芳遺臭其遭際實多幸不幸也

賢姦宜辨

呂蒙正不欲知朝士指摘之者爲誰是人有過而已不欲知也王旦不欲令寇萊公知其荐引是已有善而不欲人知也婁師德之於狄仁傑亦然是眞聖賢也若王莽謙恭下士王欽若進言論天下逋負一千餘萬丁謂請罷兵撫蠻寇蔡京立改鈔縣雇役之法皆與忠藎無殊知人亦頗不易然王安石將大用知其禍者已先側目秦長脚將進用識其姦者先爲寒心賢姦豈不可辨哉所患觀人之見淺耳

善惡果報

或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言果不爽乎余曰此聖人之信天道

也亦人世自然之理也但世情變遷隨乎時人事盛衰依乎運古今來忠臣孝子半佑乎天半限乎運可知而不可知者也

天人相應

宋徽宗時久旱彗出竟天罷蔡京元輔以張商英爲右僕射是夕彗星即滅次日即雨帝喜書商霖二字賜之　又凡中國大兵出塞及兵歸入塞之日天必應以大雨屢次不爽

上天惡殺

史冊所載凡忠良被戮天雖大晴必昏暗如翳雲霧偶舉一二如晉陸機陸雲明于忠肅公即如是是寃氣上衝所關重大也然即罪所當誅者臨刑亦有變異乾隆三十八年山東王倫平舒公赫

德兵入臨清州城駢誅賊黨五百人余家有僕包歷時適隨軍目擊上天猝然昏瞶戮已卽晴朗如故昨歲蘇城決囚乃情眞罪當之犯也臨刑適有片雲遮日慣看決囚者咸曰黑雲又上矣決後其雲零落漸滅云向每如是十常七八也

祥瑞妖孽

人家事物偶有變常卽共惡爲不祥之兆若倫常之大身心之要不加察也夫家庭以和睦爲順以乖舛爲逆居處以勤儉爲順以侈泰爲逆心術以忠信爲順以姦詐爲逆作事以周密爲順以麤莽爲逆嗜慾以有節爲順以恣肆爲逆順則獲吉逆必不祥人須細察其至近事物變常可弗計也

# 土貢爲累

土貢黃蠟棗子已詳於前乃宣德六年常州府知府莫愚奏本府宜興縣貢茶舊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十九萬斤除納過外尚少九萬斤乞恩貸之上曰不意茶害乃至此令免通欠又於二十九萬斤中止貢其半時去二祖朝未遠宣宗盛德土貢尚至如此此即云減半亦已重矣

楚中魚鮓成化初年鎮守内臣私獻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斤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二號孝宗仁恕仍命中使承辦用船止二號萬歷壬辰以楚貢粗惡至硃左布政使爲編氓蓋其數增多又屬於司久矣此非職貢之正弊規貽累竟至於此

## 井田車戰

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也首在乎德以仁義率天下次在乎才以權變措時事三在知人以賢才佐治理至若制度之傳於典籍抑末也本之則無而欲仿貢法助法徹法以求其盛治豈非優孟衣冠乎勿怪韓非以守株冀復得兎笑之矣

三代以上民氣古朴而亦因地廣人稀雍豫燕冀徐揚地多平衍故可畫地而授八家之産後世民生既盛趨利日巧勢必盡地力而計畝科糧爲因時制宜之良法故春秋之後至於戰國許行自楚陳相自宋並來觀政於滕井田蓋久不行矣滕以五十里之國間於齊楚苟延旦夕耳志欲法古以冀奮興孟子不得不告以前

王之仁政故又告之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其游於齊梁何嘗以方里之制曷時君哉不意後儒讀書慕古手持周禮一冊集生徒坐講席侃侃而言曰天不變道亦不變生乎今之世豈可反古之道夫仁政必自經界始也我能使天下之大人有恆產國無游民禹湯文武之盛庶幾復見於今日哉然亦思畫井之外邱隴奇零必多餘地棄之可惜若仍令墾種則八家之規制不齊矣而且井疆畫盡或尚有餘民又將何法處之至邊省多山千百里中一井尚難區處又將何法處之不得已各計一方之田數民數均分限種不得私相買賣制曰王田豈知士農工賈民性各有所宜民業各有所便順其自然則安舒樂利束縛馳驟即艱苦隨之王莽行此

不及三年天下謷謷陷刑者衆姑將所授之田聽民買賣而天下已分崩離析矣井田可得復行乎

行軍論戰自周之末人皆習跨馬以馳則鐵騎奔騰豈不便於輪轂之控馭故車輛之利祇用載輜重隨軍為可明季孫傳庭師出潼關步多馬少聯車為陣以禦賊馬足是亦一道若欲用以馳驅戰鬭此房琯之所以僨事也

讀書僨事

人心猶鏡也鏡先自明然後能鑒物心先有主然後能學古歷來豪傑讀書者半不讀書者半古聖賢吐詞為經舉足為法固並著於書然智者攻書乃身心之助愚者攻書即癡獃之本聞前明季

世有某邑遭兵巳甚警矣邑衆率皆出避獨兄弟兩人翻書爭三
代井田五十七十百畝之同異至不及去而罹於難

名臣致良知

或問王陽明以致良知爲訓豈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可不事周知
乎余曰大學明德非良知乎在明明德非致良知乎中庸天命謂
性非良知乎率性非致良知乎余不能講道學而姑論事功陽明
能平南贛橫水桶岡浰頭諸賊及宸濠之亂千古名將何以過之
又江西一省人民愛之如父母仰之如天日千古循吏又何以過
之此有實效可徵者也輕於置議者使其處陽明之地有是效乎
人惟反躬自知者可與論古今若據附會道學以前賢爲口實余

不敢奉教

秦百二齊十二

山河之險固甲兵之强盛秦得百二齊得十二此二字當作並立解謂秦百倍於當時並立之國齊十倍於當時並立之國乃蘇林謂秦二萬人當諸侯百萬齊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似非

楚雖三戶

封侯曰萬戶言多也茲云三戶言至少也蓋楚之亡最無罪人心最不平將必歸心於楚而使之復興雖三戶之少尚足亡秦也津名三戶必當時以三戶爲至少之定名而因以名津項羽渡此入秦事適相值不足爲讖

分封之禍

三代以下分封衆建一見於漢再見於晉三見於明晉由宮廷內亂不足計漢與明畧相似也是豈無法兩全憾賈生治安之策未用耳明之有天下燕王實與有功於建文乃胞叔也諸王亦皆胞叔父行也漫信齊黃惟翦鋤是務亦出非情何以體太祖分封之意哉當時亦有以治安之策進諫者卽方正學亦言宜以德化無如先入齊黃之言不能用至於成大禍悞大事齊黃之肉其足食乎然建文天性之恩不厚故讒言可以入之是故物必先腐而蟲生國必自伐而人伐也

方正學

方正學之忠烈千古罕有但為臣而不忍其君之國破家亡一死報之足矣必欲盡激烈之行為而不顧所係之輕重則君臣有義者母子何竟無恩任其性而害及全家并及九族且使同朝尙義之士從而加激亦不顧宗族以殉君子惜之

戒庵漫筆成祖（明太宗嘉靖年改成祖）殺方孝孺親族八百二十口今金陵雨花岡下方公祠石碣刊曰十族同難八百七十三人刑戮慘矣滿城內有前明紫禁城其中一切無有惟河池石橋無損有石赤色磨之色落相傳昔日方公受戮處血漬於石而然

內官

明太祖鑒漢唐宦寺之禍而深有得於易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

言極垂戒之法以內官不得干預朝政八字鑄鐵牌列於朝堂使後王觸目警心不至違此垂戒乃日後內官叠用始則如鄭三保奉使西洋非不宣昭威武季則如王承恩煤山從難非不竭盡忠貞而其間王振之辱國喪師曹吉祥之弄兵謀逆劉瑾之擅作威福魏忠賢之殘害忠良其禍非尋常比也夫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聖人在百世之上而於百世以下之事有先見焉此所謂聖而神也鐵牌安用哉

內官擅政顛覆朝綱固也乃內庭公主選駙馬全出伊等主張毫無忌憚永寧公主神宗胞妹也大奄馮寶選富室梁邦瑞爲駙馬索賄未厭將邦瑞暴蹴一月而亡公主嫠居猶處子也抑鬱一載

亦殁若壽陽公主鄭貴妃所生神宗愛女也下嫁駙馬冉興讓稍失看管奄（名管家婆）梁盈女意卽被醉扶無算辱詈及於公主且先爲膚愬使公主不能向母鳴冤其全無天日如此

嘉靖大禮

漢成帝無子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哀帝）猶人間愛嗣也是哀帝於成帝已早定父子之分故以成帝爲父禮所當然然亦追崇所生爲帝后宋仁宗以濮王子養於宮中立爲皇太子（英宗）亦先定父子之分英宗卽位亦欲追崇所生（此人子天性時爲有太后）勉爲朝議所阻而止（韓琦歐陽修並言禮不忘本引喪大記謂爲人後者其本生雖降服而不沒父母之名似緣情定制之本旨司馬溫公光則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宜稱皇伯程頤亦謂宜稱皇伯父濮國大王）若明世宗入正大位於孝宗前無

父子之分繼統不繼嗣也如必以嗣爲重武宗何竟無嗣況世宗以本生興憲爲皇叔則其母尙在於世宗且分君臣之分竟不克母以子貴矣豈人情乎漢宣帝亦追崇所生悼考爲帝惟光武上繼元帝不追尊本生安平黃氏議爲情薄時廷臣共執一偏之見至於重干君怒使世宗大惡朝臣之非情旋至顚倒大案妖人漏網承審之大小官吏並負沈寃而莫白皆議大禮致之也但大禮卽聽諸臣之議亦何益於朝綱何補於君德有明一代官方半皆如是可慨也夫

宿學乖情

君子之道無遠求希賢入聖終不外乎至情蓋人本至情以行事夫婦之愚時或合道若執理而不顧離情雖宿學亦悞事也余鄉

前輩有某者集生徒開講頗能闡發經旨之妙蘊講至精微有聞之墮淚者然其人驕傲矜誇並無盛德葢理則喻而情則離也余曰果有盛德言必渾涵從來謙愼若谷者屬屬一似無能而隨時處事一往情深使人之見之者莫不從而加敬余因明儒性執故類及之

佛教漸染

今之西藏卽古羌地前漢羌胡殺首子蕩腸正世可知漢時藏地尙嚴異種亂宗之義乃因其地稍近天竺印度後竟漸染佛教今其地盡奉喇嘛之訓以歡喜是尙兄弟不共妻者謂之不友女子無外交者莫與爲婚喇嘛之首曰活佛衆尤重之探生豕割惟所

命妻孥子女任所欲信其神通無不從也可知此亦其後世之惑古時原不如是

或曰佛胡神也即有靈應與我中土之人不涉余曰佛夷地之妖人也僞托前知後知之名以蠱其地之蚩氓安得謂之神哉若夷地之人同具天良同可教訓若得祛其惑正其性亦無不可同於中夏余引領而企望焉

神龍愛珠之妄

珠生蠔蚌故珠之質與蠔蚌之殼畧同龍神物也何需乎珠而云千金之珠在驪龍頷下莊子且謂驪龍方睡而取其珠古今人未有不信龍之寶愛其珠者一爲審度皆無稽之談也今夏月天末

掛龍如鼠尾安得有珠龍之巢穴在南洋崑崙島其地日日掛龍亦不過如鼠尾下垂其洞盡在山中腥涎滿洞口人不敢近亦不聞有珠龍之愛珠其妄可知

人身微理

余鄉菊多佳種秋光已暮蟹螯正肥余憶少時偶出閒步避雨入村塾師乃厲君連城也曰今日諸徒問難頗有意識一云宋儒莫能定先有雞先有卵何也一云今早東方掛龍取水度其下必在海洋乃洋中水鹹而其致雨鹹味不隨而淡何也無與剖析姑引中庸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答之適門外搗銀杏漿衣云不生蟣蝨也又有飲茅根湯者云治牙衂也余笑曰學者兩問胡不令反

求諸身蓋蟣蝨生子而子又成蝨卽雞與卵之喻人身汗與血皆鹹而口泉獨甘亦鹹味不隨而混之喻相與粲然少選又有自田間來晤者房主許君出酒食欵待厲君八句指顧成詩云座客有農兼有賈村醪容買不容賒在座均不失爲雅客

禽鳥能言

凡鳥舌匾故能鳴而不能學人言獨鸚鵡舌頗似人故能作人語然不過兩三句歌謠時而出諸其口不能自知其爲何語也此鳥產滇省迤東者佳粵地及南洋來者綠羽中間赤羽更有渾身白羽如雪其身較大其鼻上有羽一簇上指而反向亦能語畧同相傳有雪衣娘能誦心經並能通人意皆出附會

別哥性靈能解人語雛時修去其舌尖些些之歧豢養既久能與人對語余曾見最靈警者攜至所熟店鋪一錢市檳榔一小包習慣邉之就在屋擲上一錢伊即銜錢飛向是處拋錢入鋪啄所攤賣一包回矣又能到塾中喚官人喫飯集其首同回

倉鼠有神智

長城野鼠知隆冬無可覓食積榛仁於穴多至二三斗若水鳥魚虎（古名鵚郎翠鳥也）長喙短足皆赤色而渾身綠羽可愛時伏水濱伺小魚上漾即掠得吞之不嚙不嚼入於脰須臾魚化存骨一團周皆津滑堅而吐之歲届堅冰將至伊竟預取小魚曝河干枯梗成腊藏入土窩漁人見其出入掘視藏腊幾條知天氷幾日竟無或爽

此其智皆大過人也人亦能知預爲防維飢饉薦臻其亦何害

水鴉杜詩家家養烏鬼以魚爲食魚化於脰吐骨同魚虎漁人畜以爲利有能獨擒巨魚六七觔者若魚一二觔全吞入頸漁人傾而得之魚中有魧鮮骨刺旁出黿與鱉皆有首能攻鴉豚而不吞待漁人掣取此鳥誰爲訓教而知機如是

種羊之妄

南方有萬斛舟北方有千人帳塞外牧牲畜逐水草日日遷徙無屋廬以牛羊毛爲氊行則分駕馬背止則片片聯成巨帳容多人以避風雨南方有火烘蛋鴨類不知伏卵野鴨積卵水濱春深日曬其雛自出家鳧乘春令哺坊火暖閟室卵入成雛北方有地種羊此語相傳久矣然今四海一統北盡沙漠外蒙古西盡哈薩克巴達克山何處有地種羊之事據

傳剝羊皮而食其肉勿碎其骸骨亦勿傷其內臟埋淺土而上覆以草經春雨復長皮肉而活其臍貼地須擂鼓怖之使自脫皆附會也惟西土有重骨羊其肉瘠其骨重而其皮則佳美其名曰種羊皮殆因此而訛

古語類不足據卽如西域息雞草馬不食者也班固謂馬一食卽飽土蜂自有子荀子言以靑蟲呼類我而化文人不能精究物情東坡石鐘山記喚醒迂儒不少

## 本草濫收藥品

藥以療病寒熱溫涼升降補瀉人所共知共見者至三五百品亦云備矣乃搜羅而及不經見不易得之物如震肉（云雷神之蟄其肉如彘）虎

鬼云虎死其鬼䰢曉鬼入地 羊哀云生羊腹狗竇云生狗腹更及一切不祥之物究竟人誰得之人誰試之而知其主治何疾也余即空青主治眼科而知其無效餘可推矣

湖絲

蠶桑之利天下所同而必以湖州府屬所產爲上若太湖兩洞庭山之絲質已稍粗性亦稍剛蘇地各處皆遜川中所產猶相亞然終不迨閩廣更無論已若織手亦大有高下緞蘇州不及金陵線縐蘇州不及杭州易地弗能爲良

三梃紡紗

吾鄉地處海濵壤皆沙土廣種棉花自常熟昭文南至太倉嘉定上海南滙金山直至槎浦其

地畧同

軋而爲絮彈而爲綿紡之成紗經之上機織之成布常昭兩邑歲產布疋計值五百萬貫通商販鬻北至淮揚及於山東南至浙江及於福建民生若無此利賴雖棉稻兩豐不濟也但棉紡爲紗紡車所架只一梃抽緒只一條每日人可五六兩前至上海泊舟閘上見有紡車並架三梃抽三緒者兩足蹈一木旋其車皮環隨車以轉則三梃胥旋左手指縫夾三棉條引三緒右手持一細竹竿撥陣押其緒於梃上偶或一斷右手幫而續之云每日人可十兩余奇之覓一車以回多年人莫能用

氣運流行

余居城居鄉各半恆見一方中一家失火則十數日中必聯續復

有失火之家一處有縊溺等事亦然蚩氓咸信災爲神降鬼有討替之因乃道光十二年人家素不孕之婦多生兒女是可徵氣運使然妄信鬼神則悞

蚊怕橋門

蘇城胥門外萬年橋爲三吳吳郡吳興吳丹陽第一橋轉側又有日暉橋與之相映帶大馬頭上盛夏無蚊閶門外聚隆橋爲外水關橋吊橋又有渡僧橋山塘橋與之相映帶方基一隅亦三夏無蚊他處石橋高壯有類是者其理難測

至誠悞用

坊記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

孝君以義重親以恩重宜若是也乃道光二十七年三月蘇松各地結伴進香普陀者路過杭州渡錢塘江中流遭風一舟六十餘人皆溺我常昭婦女六人獲救者二其得生與死者之家無一怨佛之不保祐而終咎已之不盡誠夫人用情至是亦蔑以加矣不用之於事君事親而用之於佞佛不大可惜哉

## 血光之妄

物之穢惡孰有如糞人如廁之餘略事洒濯即相與入廟若到新産之房皆以爲血光沾染雖浣衣濯冠亦不可以褻犯神明夫血之穢惡何至更甚於糞人血穢惡豈更甚於犬豕牛羊乃過屠門不相戒至産婦之房而戒愼焉亦人世之一妄也

占氣之妄

從來一王崛起其發祥之蹟追述最多附會漢祖之興實應天地之運而漫曰赤帝子斬白帝子一誣也又謂漢王所至上有五色雲二誣也甚至謂漢王之生其母有神龍蟠踞并疑漢祖非太公所生其誣不太甚乎至無理者謂江南有天子氣始皇以游幸收之又鴻門之會范增謂漢王有天子氣勸項王殺之夫漢王果有天子氣則其爲天子已上定於天豈能違天之命而爲項王謀乎後世苟有帝王臨幸之處必誣其地有天子氣余願後之修史者盡削此等不經之語以昭傳信

婦人七出

古禮婦人有七出之條今不聞復有出妻事可見古今風俗大有不同矣或曰不順父母淫僻盜竊三者理當論出卽有三不去共三年喪不去先貧後富不去無歸不去亦何可已若嫉妒口舌乃尋常婦女之通病恐不勝其出豈得不顧門楣不體顏面至此哉至於無子理宜置妾惡疾理宜醫治法亦從出婦人眞不幸也生女悲酸莫此爲甚余爲別其重輕亦野人之淺見也

諸書所記孔子出妻曾子出妻子思出妻孟子亦幾欲出妻古聖賢豈乏刑于之化以敬慎重正之大婚而輕於棄絕如此想必多誣余以爲古時婦人寡而再嫁已多太易至輕於議出何薄於夫婦哉當以今之風俗爲正

嘗思古禮難循不獨出妻再嫁也如無故每好作歌趣以采齊行以肆夏周也更或意與所關或主賓相答反之和之習爲故常我則難與共學又升堂無椅榻可據坐必席地今四夷坐皆席地實古禮也入室必脫屨戶外我亦難與居處又重雜佩玉不去身觿礪珩璜左右無不周徧又嚴避諱入門必問又多致祭每食不忘余疎懶性成若與古爲徒將烏乎處之

生人十難十易

至難正者性情至難明者義理至難優者才力至難端者品度至難深者造詣至難得者名譽至難防者人慾至難洗者舊染至難測者人心至難保者富貴　至易安者游惰至易溺者嗜好至易

惑者仙佛至易壞者名節至易招者怨謗至易染者俗情至易敗者事功至易勞者志向至易入者讒言至易生者煩惱

世事十有十無

天象必有定數必有福命必有時運必有祥瑞必有妖孽必有鬼神必有感應必有神物必有妖術必有　神仙冲舉必無佛法超度必無人死爲鬼必無陰司地獄必無夢兆應驗必無墳墓風水必無讖緯術數必無托胎再生必無天宮龍宮月宮必無求籤問卜相面算命之準驗必無

右十有十無之說聞之者未免多疑寡信而其中尤不信者謂墳墓之無風水也余曰自古王侯卿相之生豈一抔黃土一方風水

所能致如漢繡衣御史王公賀曾活萬人宋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手植三槐皆預卜子孫之獲福積善而有餘慶猶君子何德之本心若信吉地可以致富貴其流弊必至棄禮而滅義唐郭汾陽祖宗墳塋概遭發掘而其富貴無傷地師何以教我

或又曰晦庵朱夫子精講地利得兩吉壤並不忍棄分父母之柩葬之至今傳世已久其徽閩兩派尙得襲兩地五經博士此非吉地之信而可徵者乎余曰君子喻義小人喩利文公分葬父母或因時勢事理不能合祔未可以兩估地利誣昔賢

蔡文姬

晉后妃傳羊皇后母蔡氏同産弟羊祜或謂蔡氏卽文姬也按文

姬蔡伯喈邕女精音律通文翰才名絕世嫁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爲南匈奴左賢王掠去十二年生二子曹操前與邕善憐而贖之回嫁董祀再寡又嫁羊導生一女與前妻孔融女所遺一子同時病危文姬憐前妻止一子巳女不暇顧而殤可云賢矣後文姬又生一子名祜仕晉即羊叔子也又生一女云即惠皇后余爲考其年歲操贖文姬在三國未定之前至羊祜卒巳九十年至羊后爲劉曜所奪又四十年時羊后諒非老邁屈指年歲不符紀此以備攷核

風馬牛

馬牛牝牡相誘曰風書馬牛其風謂馬牛畜類宜其不知廉耻乃

臣妾逋逃直同馬牛之風左風馬牛不相及謂馬與牛雖不顧廉恥然且各從其類而不混何君之涉我地也此楚子刺譏之詞謂齊桓畜類不如也若謂馬好逆風牛好順風是曲爲之解矣

議論多而無成

明楊嗣昌督師先定五正六輔之說娓娓可聽智者已早卜其無成矣自古聖賢之安天下英雄之制大敵言必簡行必要而事功必成猶工師之得於心應於手無多語也若多言以爲訓未有能善其事者迂儒之言教亦然

讀書疑信

歲至已酉年力衰邁極矣自維目不識丁展卷滋愧然世人之好

均非我之所好世人之所爭均非我之所欲爭長夏大水困坐小樓聊取幼時所讀書本畧爲溫習獨學無友有所疑者無可問難有所信者亦無與質衷姑記一二於左爲周愛之待

鳳鳥河圖

夫子何必重祥瑞意是聞楚狂鳳兮鳳兮已而已而之歌又欲與之言不得故自言鳳鳥雖不至河亦不出圖而吾安可不望行道而遂已夫上章太宰是宋之官應是夫子去魯衛過宋適楚而有是言弟子各以所聞記之而未合一章乎

門人問交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正論也疑未可以是言爲迫狹所以

夫子於陽貨則瞰亡往拜於孺悲則辭疾而歌季孫色荒受饋夫子不脫冕而行原壤母死作歌夫子爲弗聞而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即自信能賢亦焉得以何所不容爲訓哉此亦見子張之難與並爲仁乎

死生富貴

命即天也天即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宜勿存冀倖之心亦勿生憂懼之念以圖趨避命與天惟聽之冥冥耳若信命秉於有生之初或啟時俗論子平推星命之弊

慢令致期

注謂緩於前而急於後似與上句不戒視成複疊或曰慢令是非

理之令如始皇之築長城煬帝之開河伐高麗徽宗之括田求花石致期請刻期嚴限以賊害其民姑備此一說

觀過知仁

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於殷其待勝國之後可云厚矣而適以啟頑民之畔夫子言觀過知仁孟子言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其仁所以有是過也然事關重大終當慎之於始使不有是畔爲盡善矣宋太祖不討柴氏之後密書訓言令子孫務存厚道而不令人知所以得保始終此眞可三二帝而四三王

道德齊禮

道德齊禮治之本也所以裁成君子道政齊刑治之末也所以防

閉小人夫子別之曰免而無恥有恥且格或因當時爲治者但務其末耳原不言可以偏廢虞廷命典禮兼命作士可證也若悞會爲治但當道德齊禮即近老莊治貴無爲之旨

太上貴德即是道德齊禮之說初原無弊惟異學偏執其說力主無爲至於棄禮滅義所以夫子又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以明自古爲君祗有大舜紹堯之後禮樂已經明備斯治可無爲此陰與異學分南北至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作專治解或作攻去解皆與異學爲水火矣然未盡言也迨孟子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乃不得不放淫辭距詖行斥許行之亂滕正夷子之入墨與異學爲冦讐矣然後世異端迭起更造地獄輪迴等說滅天理絕人

道後儒過之而莫能過當又孔孟之所不料也

至言不期應驗

夫子言三桓之子孫微矣所以警强臣孟子言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所以抑强侯其言皆不必驗於後也此其所以爲聖賢之言也若言出而到後不爽是世俗附會術數之士然也學者或以此存疑見亦淺矣

巫醫

神農嘗百草黃帝著內經自後良醫輩出以濟世似醫亦人世補救之一要何至下與巫並或曰女謂之巫男謂之覡醫與覡聲有平仄之分而音實相近遙遙千古豈不如魯魚亥豕之惧或又曰

巫醫乃巫而爲醫如今之祝由科以符咒治疾病事近乎妖妖者假靈應惑人而毫無實濟故夫子云然余曰良醫不世出理當別論若時俗之醫淺近者多即不如瘍醫之陋亦宜爲君子所輕余偶過城市閒舖戶有醫者云左手脈數些余爲路人毫無干涉而不覺失笑蓋謂左手脈數自必謂右手脈遲一病夫而脈左右不同心主百脈之謂何是與巫並稱宜也

五十以學易

五十始衰五十曰艾古人以五十爲事業滿足之期故夫子言五十以學易與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同似未可以二字作卒字解

夢不足憑

人之夢或因思想而成或因畏懼喜好而成或因嗜欲雜乘心情淆亂而成究皆不足憑也詩大人占之不過等於卜筮之末不可恃爲正理孔子夢周公殷王夢良弼說已詳前若信爲可據則漢文寵黃頭之助梁武受北地之降其可法乎若禮記成於後世其云夫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已屬附會至云夢帝與我九齡近於不經矣考之通鑑武王年實五十有四何曾至九十有三爲君子者能不談夢以同流俗亦寡過之一要也

華嶽非魯地

中庸理亦中正而言則幽深似與中人以上言孔門傳授心法應

無疑義改性道之名曰中和雖奇突可不置議或言子思魯人華嶽泰地觸景言情疑中庸非孑子思所作然或子思曾登華嶽或適見史冊所言華嶽而筆之於書均未可知惟云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余初以爲今人類如是豈料古之人先已如是耶

至誠如神

天下之大合君子小人及億人兆人之衆有同然之一病何病也蓋務欲預知日後之禍福祈籤問卜叩其吉凶談星論命聽其虛誑一揆諸實皆徒然也豈知日後之事必不能預知如可預知則亦大非佳事吾夫子明等秋陽妖氛陰霧豈容入照故但知素位

而行以安子臣弟友之定分思無越畔卽其道之絕類離倫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告以後來之事何必預求其知若生人之至大者莫如三綱五常迹其大體相因雖百世亦何不可知中庸至誠之道章亦賢者之見耳

以義爲利

大學孟獻子曰與下長國家兩節文義分明是一正一反雖本旨終歸以義爲利而論文當是義利兩分前乃以義爲利後乃以利爲利存疑備質

孟子 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建子之卯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建子之子月十五日壽八十四

孟子七篇不能如論語渾成而言性道却能發孔子所未及其於

孔子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功乎當春秋之世尚存先王之遺風諸侯會盟必引先王之訓至於七國急功利喜夸詐不問復有述及先王者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儒生抱道孤立更有宵小造俚言以譏君子如謂伊尹要湯百里自鬻孔子主癰疽寺人孟子辯不勝辯而已負好辯之名後之人有譏孟子者曰完廩捐階未可知孟某深信亦還疑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然此本其時好事者造言萬章就所言為問孟子但以孝弟之道告之餘未暇辯耳惟為君固以仁義王天下然強侯並列焉能但恃德化而即可有成孟子言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又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似皆言之太易又說大人則藐之似尚涉意

氣敢質之通經者

人無有不善

性具義理亦兼人欲人無有不善但主義理言以嗜慾爲陷溺似
亦兩可與論語不同而同

並耕

尸子神農氏並耕而王此殆天子三推之禮也異端藉此說以破
君臣上下之定分而曰並耕而食饔飧而治

卜筮

緇衣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箕子陳疇宜皆大經大法
乃七稽疑而及於卜筮乎大約古時家有藏龜之室國有卜筮之

人風俗人心類必如是故詩書禮易皆有蓍龜之用然不過觀其義而已如欲藉卜筮以求知其日後之禍福必至衆心共惑於是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其法嚴矣

弱水

水豈有不能載物者後人因弱字之義而强爲之解也夏書導沇水導黑水導弱水皆水之名耳則名爲黑而水未嘗黑名爲弱而水又何以見其弱乎况今疆圉之拓且過夏時西南西北窮荒之地盡入版圖不能載物之水安在

七旬有苗格

或問苗民旣已逆命何能因誕敷文德而遂感格余曰苗固冥頑

然或恐王師再至玉石俱焚故卽稽顙向化乎又或如後世悖逆之徒旋至自相離畔縛首惡以獻亦未可知殺三苗於三危當卽一事

酒誥

易戒濡首禮防流禍詩衛武公飲酒悔過酒之易於溺人甚矣武王一戎衣定天下商政可反而民之漸染不能刻期滌蕩作酒誥論其民王者之政也後世禁酒種秫稻者獲罪蘸酒具者犯科霸者之事也

禮貴合情

禮爲生人所當執守大戴小戴皆能補四子之所未及然制度必

本之人情若離情而講禮節雖中度不貴也讀禮者知之

避諱復讎

曲禮一篇中甚致意於諱除廟中臨文不諱外其餘公諱私諱亦太煩矣自有昌黎諱辯此風漸已　又甚致意於復讎夏代少康滅浞左傳趙孤滅賈伍胥覆楚夫差報越是事關重大理勢當然若常人動論報復計及於父母兄弟交友之讎豈專諸豫讓於禮亦宜有是人乎自有柳柳州復讎論駁而此風亦已維風俗正人心文章之所係重矣

三世醫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子慎疾宜然乎但前二世誰當服其藥者

或曰鍼與灸與脈息爲三也然世字之義又難爲索解

迎尸

古無人死有鬼爲靈之說祭法人死曰鬼鬼者歸也言衆生必死死必歸土之義也凡祭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孫爲祖宗一脈故也若信有陰靈可以來格來享焉用迎尸　迎尸古禮相因至春秋齊襄公田見大豕爲公子彭生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人情漸信有鬼爲靈自是而降不聞復有迎尸祭祀者

檀弓

檀弓一篇舛訛實多先就其精當之處言之卻能補孔孟之所未發如曰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事師無犯無隱又之死而

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於理實精當伊川嘗謂湯武弔民伐罪其是非間不容髮余讀檀弓至此而微悟曰此其不仁不智之中眞程子所謂間不容髮者也

宋襄公葬夫人

宋襄公先其夫人卒左傳可證焉得有葬其夫人事

喪子喪明

古人主賓相接無不謙恭盡禮曾子弔子夏之喪子而又喪其明相嚮而哭豈有忽指斥其自悲無罪之言怒氣相加從而刻責之者況曾子非鹵莽之人乎

泰山無虎

從來有虎之地雖盡力搜捕不能使之永絕地氣使然故小說記人可化虎鹿與鱉魚皆可化虎說雖怪誕而事或有之若夫子時泰山有虎不應後世絕無

孔子不知墓

古人偶去其鄉必不忘其父母之墓及反必展於墓顏淵贈子路之言即載於檀弓夫子雖少孤豈有不知其墓直待合葬乃問而得前此春露秋霜竟置先人於度外乎即古不修墓亦可疑

仲夏登黍

黍必至秋乃熟十黍爲寸百黍爲尺長短之度定於黍也若曰仲夏農乃登黍於時未合

獺祭魚

鷹祭鳥豺祭獸獺祭魚皆言弱肉强食所在富足如祭祀供物陳列必備之義讀書旁搜博考宜如是故寄園有獺祭記

雷聲戒容止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古時婚義每擇吉於仲春何嘗以雷聲爲戒況雷亦歲時嘗有令其警之於房室之内亦不獨仲春

內則

烹飪之制雖所在不同然口之於味有同嗜所著八珍似皆不可食若以雞肝爲不可食不解何故

閨房瑣屑自有當然之則安得悉寓訓教而曰妾雖老年未滿五

十必與五日之御夫年未五十亦不得云老豈宵征抱衾歌於詩
又必定其制乎似非人情
孔子家語
人惟心先有主則聞見皆行已之助魯男子曰吾將以吾之不可
學柳下惠之可然哉眞柳下惠之知已也
賢賢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是并不如不知賢賢不知惡惡之爲得
也樂于之無知我又得一解
智者知人仁者愛人與智者人知之仁者人愛之是各隨所見也
若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加於人一等矣余注意於人毋自欺人毋
自薄亦仰止前賢而有此淺見

至禮不讓而天下正至樂無聲而天下和何哉蓋士務修齊農務耕稼工務規矩商務懋遷各守其節無體之禮也守其節而和以相濟無聲之樂也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韙哉此古帝王冕旒蔽目紘紞蔽聰而成天子之穆穆而余又恍然於英雄克敵焚交關之書漢光武唐太宗周世宗之所以能成大事也

風水吉凶非上古也詩公劉相其陰陽不過計川原向背之宜周禮卜人占夢皆有官而無相地之職事魯哀公問宅東益不祥此卽今人所云陽宅之風水也迨後東晉郭景純精講墳墓之利由是而至於唐至於宋明直至於今未有不嚴父母藏身之所究竟

爲禍爲福終在人事一切附會均不可輕信以自悞
隼中肅愼之矢皆即墮於其地能飛越萬里至於陳必不墮矣云墮於陳之庭妄也今山足露古塚中皆空無一物葢磚石爲坑可歷久指與骸骨百年即化也防風有骨豈能歷二千年而尙存者若蘋苹商芊萍實何後世不聞再見人之重孔子者不能知其道與德何如而漫造詭怪之說以形容其博學通神見亦淺矣不觀桃花扇戲本乎柳敬亭拍梧桐板子唱曰大聖人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其何以昏瞶至此哉蓋甚無知之言而笑其虛誣也人可附和其誣而誣至聖乎

左氏浮夸

左邱明就孔子筆削二百四十二年之魯史爲之傳記以詳其事實描繪人情宣揚令德開千古文章之勝退哉弗可及矣然濫取里巷之流傳稗官之記載錄而著之如卜筮之應驗夢兆之應驗妖祥之應驗童謠之應驗巫祝之應驗以虛誕後世不無疵累卜筮巫祝彼自有俚俗之書如後世籤簽之有訣其所占驗皆事後而加附會共相驚異古今實同蹈此轍而不知其非然引之而著於書不可以爲信史

韓文原鬼

鬼神體物不遺所在皆是亦所在皆靈四時行百物生草木春滋秋落蟲魚鳥獸生長化育何往不然相安於正其靈藏而不著若

人弄之而見其靈妖術也無故而忽自見其靈妖孽也原鬼無形無聲詭其正也若既與爲妖或亦有形有聲昌黎未之知也惟不以鬼爲人死之餘靈識見實宗孔孟

或曰人死爲鬼鬼死爲聻聻死爲瞿瞿死仍爲瞿古語相傳久矣安得謂人死無鬼余爲茫然若迷者久之曰由是言之人雖十死而終不滅其靈也人宜勿畏死矣况瞿死仍爲瞿則瞿無可死之理其與世人所說之神仙不異乎相與絕倒

或問鬼神體物不遺而人之身何如余曰於人身即神魂也神藉身養身藉神活視聽言動各司其職於外五臟六腑各効其用於內人生則神麗身而存人死則神就身而滅如謂身死神存妄也

蓋人身猶人家之房舍也心猶一家之主也神則一身之靈也我心所定之謀畫神不能移神原隨心若我心未定之意慮神大能爲我主張若牽引若迎合（一切祈籤問卜或見靈應以此）則心亦隨神又神麗我身與所在體物之鬼神無不融洽故人心所有之事鬼神無不知之知爲德義則敬之知爲節烈則畏之知爲慈祥忠信則重之愛之如是自邀護佑若知其蠢愚則輕之知其陋劣則惡之知其陰刁險狠則忿之怒之如是自降災厲（前記心虛而召冤鬼索命以此）又人爲妖術所惑（如明皇游月宮）是神祇惑人爲鬼神所弄（如前記中祟）是神祇弄惟有福與德鎮之妖術妖神無能爲祻

或問中庸朱注鬼神二氣之良能鬼乃陰之靈神乃陽之靈又曰

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似作虛言爲解余日前賢所見者深非我儕能喻存而勿論爲可

長恨歌

白居易唐世一君子人也其長恨歌一篇未免動後人議論人有言明皇幸蜀道經川北峩眉山實在川南人有言海上仙山固屬虛無然既云其中綽約多仙子矣乃又曰中有一人此皆小疵可不計至臨卬道士致覓覓實是妖術小說附會鈿盒金釵詞中有誓以惑愚人君子宜惡其妖妄乃反附和之使傳爲佳話況太眞以女禍亂天下妲己褒姒不少異而且漢王重色不顧詩刺新臺乃尙以天生麗質梨花一枝稱道其貌之甚美郎才子不忌風流

亦不免失言矣

老子

老耼姓李名耳耼音貪壽考之稱殆因其年老而以爲號也爲周之聞人孔子三十而立因往周問禮焉旣但欽其學之博識之高而知其偏執有成見斷不能與之同道故以猶龍目之以游方之外置之云以之爲師卽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謂無足重輕也所傳道德經實多精理然云絕聖棄智盜賊無有終亦歸棄理滅義故後人以老莊並視

其賜我夫子曰事君全身事親忘身雖亦正理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我儒亦熟籌之設君恩深重職亦知能致其身爲臣道乎若事親忘身自然是爲子之道然不幸而處其

變我夫子又以大杖不避答學者矣聃知之否

莊子

莊周字南華戰國時人之學出於老氏務詆訾孔子之好學好禮所著南華經又從而甚之者也夫我儒之道本諸心爲性感而遂通爲知覺有義理焉有嗜慾焉惟義理能制嗜慾則嗜慾爲義理用嗜慾皆義理也由是而行之於身孝弟忠信人所共由之正路也更以此推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帝之與王前事彰彰可鑒周以淵默靜虛不識不知爲道德其亦何所爲道德不過虛言欺世耳跡其於尋常一事論之入於元微至於滅理淺顯之理辯之入於幽僻至於滅性總謂世治不如亂人生不如死物

有不如無尊與卑同上與下同得與失同樂與憂同善與惡同破
天下大公之正論乖生人本有之天良少正卯行僞而堅言僞而
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莊周亦一人兼之荀卿謂宜先盜賊而誅
之良是夫大盜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焉可德化我儒所以有刑威
之用殘慝誅鋤而民生始奠也乃欲弭盜而務去其防反咎我儒
之有仁義是開門揖盜老馮道賣國求榮之無恥猶不足以況之
也何物狸狌何來魑魅而敢跳梁作孽於光天化日之下
狙公賦芧如謂朝三暮四而羣狙悅取以喻漢王服黥布之術尚
不失爲英雄寓意他謂朝四暮三而羣狙悅是詭詐也猶騙敵來
降非鴆卽殺之喻也用意亦陋劣

荀子

荀卿名況七國趙人著書二十篇文皆繁衍多緒其非十二子一篇漫謂子思唱之孟子和之造前古之說乖違幽隱殆謂舜完廩浚井等語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與作方畧殆謂言必稱堯舜等語言必行堯舜文武之道而不知法後王治世殆謂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等語此其論亦未達大體揚子法言謂爲詭邪之說若性惡一篇則於義理全悖矣夫人之秉性義理與嗜慾兼之理勝慾則君子慾勝理則小人乃其謂爭奪生而禮讓亡殘賊生而忠信亡淫亂生而仁義亡是但言欲勝理耳彼豈知忠臣烈婦無二事之願愛親敬長自孩提已知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者乎至無禮者謂人之性善喪失其性故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僞子

之讓父弟之讓兄皆反乎性而悖乎情何其言之悖理傷道若此哉

其言禍托於欲而人以爲福福托於惡而人以爲禍此是愚夫混世塞翁爲之喚醒足矣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乃千古名言

天字有數解天之高也今夫天惟天爲大此上天之天也天厭之獲罪於天富貴在天此自然之理謂之天也天命之謂性顧諟天之明命天秩天敍天德天良此生人稟賦之天也天之未喪斯文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定命之天也四個天字合言之誠可渾而爲一分言之則各主一解天論篇雜各解爲一亦未能純

荀卿與孟子同時昌黎文是二儒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

倫優入聖域余以爲惟孔子可以當此數語孟子亦須少遜荀卿則擬不於倫矣此韓文之疵也

揚子法言

揚雄字子雲新莽大夫也著法言十二篇宗孔孟之學立論義亦可取惟以復井田爲要政亦讀書流弊之言也至末譽王莽爲伊尹傅說尤一書之玷

明洪武十九年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

韓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似未閱兩書而漫作同然之論況荀已前謂優入聖域矣何言之龎也

公孫龍子

家語公孫龍衛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五十三歲後平原君食客有公孫龍前後或非一人前漢書有公孫龍子十四篇伊著堅白異同之辯又與孔穿論臧三耳雞三足空談滅理日後晉人好清談脫畧禮節不顧名義徧染於公卿大夫至悞國事殆此作之俑所謂言僞而辯也宜名正典刑以清妖孽

韓非子

韓非七國時人韓之諸公子也其言或宗老氏或近莊生不必計惟以妄信著龜爲愚可以亡國頗有卓見又云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言亦可取若其致意於强臣竊柄脅小弄權等說皆言人之所不必言至云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

鬼則入於下愚矣

列子

列子鄭人學本老氏著沖虛經八篇主淸虛無爲其思幻其言誕其識偏多寓言近似莊生號道家即小有可取終非君子之言也

尸子

尸子名佼七國時魯人或曰晉人爲商鞅上客鞅誅亡入蜀著書二十篇記述古昔逸事未免無稽畧兼議論亦無甚精義惟云守道固窮則輕王公又曰人知砥礪其劍弗知砥礪其身學身之砥礪也語可節取

譚子

齊邱子竊譚景昇化書六卷其說或似老子或似仙釋談理多虛

格物不的恣意荒誕絕無可採

胡子

胡文仲宏胡文定公之季子著知言四卷乃道學之書談性命有可取處亦有於理未愜處論治亦以井田爲要務其人可知

抱朴子

晉葛稚川洪著內外篇各二十卷內篇講修仙服氣鍊汞燒丹是乃行妖術以違天命喪身亡家之禍且立至我儒欲闢之乎至於用符籙辟虎狼蛇虺純是妖道所爲何足與辨外編亦不足觀

諸子總評天地生物以人爲靈人心至道所存大聖人體而行之堯舜開其端禹湯文武周公纘其緒我孔子集大成雖不克

振東周之業然顔曾思孟傳得其人後之學者守四子之書佐
以五經曁左國史漢迄唐宋八家之文斯道也因萬世常昭矣
乃更有諸子如老聃莊周及荀揚韓列輩以偏僻之見浮游之
論各著一家言爭鳴域內其於事理類必變異常情而曲爲之
解故令人索暗尋幽以臧其詭譎古今來文人學士搜羅傳記
之遺姑使流行未經删斥余讀書之暇細爲尋繹知其言之可
取者亦我儒嘗言之理其言之不足取者既不軌於正義亦無
當於小補如蜩如螗一笑置之足矣最可憎者覩物不精而又
立異自高恣爲簧鼓至於卑制度惡防維顛倒綱常爲我儒之
賊秦火豈無用哉胡不舉索隱行怪之書付之一炬

精棊理招晦

人之技至於博奕君子所弗尚也然奕理精微人苟性與相近質可遠出常人之上吾鄉向無妙手初意即有國能亦何至與衆懸殊乃吾張市北十里湯家橋王君近思竟獨擅其能在道光十五年時相弈饒人四五子日益求精數年後前饒四五子者悉可饒至九子因以棊游於城及於蘇更及於杭千百里中惟施省三本崇明人以棊游行遠近常寓蘇州城中與爲對手不幸至二十四年春右手脈科生一無名腫毒百醫不效歷三載至二十六年五月十六竟以是殁年僅四旬精此一技而致不祥悲哉余所謂生人有難知之晦者非耶爲畫盤式著其饒子之棊數局於左爲證

# 棋盤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一 一百一十二 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四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八 一百一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四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七 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一 一百五十二
一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四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七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九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一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三 一百六十四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九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一
一百七十二 一百七十三 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八 一百七十九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七 一百八十八 一百八十九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一 一百九十二 一百九十三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七 一百九十八 一百九十九 二百 二百零一 二百零二 二百零三 二百零四 二百零五 二百零六 二百零七 二百零八 二百零九
二百一十 二百一十一 二百一十二 二百一十三 二百一十四 二百一十五 二百一十六 二百一十七 二百一十八 二百一十九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二百二十四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七 二百二十八
二百二十九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一 二百三十二 二百三十三 二百三十四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六 二百三十七 二百三十八 二百三十九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一 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二百四十四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七
二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九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三 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六 二百五十七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九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一 二百六十二 二百六十三 二百六十四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六
二百六十七 二百六十八 二百六十九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二 二百七十三 二百七十四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六 二百七十七 二百七十八 二百七十九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一 二百八十二 二百八十三 二百八十四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六 二百八十七 二百八十八 二百八十九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一 二百九十二 二百九十三 二百九十四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六 二百九十七 二百九十八 二百九十九 三百 三百零一 三百零二 三百零三 三百零四
三百零五 三百零六 三百零七 三百零八 三百零九 三百一十 三百一十一 三百一十二 三百一十三 三百一十四 三百一十五 三百一十六 三百一十七 三百一十八 三百一十九 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一 三百二十二 三百二十三
三百二十四 三百二十五 三百二十六 三百二十七 三百二十八 三百二十九 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一 三百三十二 三百三十三 三百三十四 三百三十五 三百三十六 三百三十七 三百三十八 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 三百四十一 三百四十二
三百四十三 三百四十四 三百四十五 三百四十六 三百四十七 三百四十八 三百四十九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二 三百五十三 三百五十四 三百五十五 三百五十六 三百五十七 三百五十八 三百五十九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

弈法著左須照盤上號數下子

# 饒五子一局

○[illegible]●盟○卅●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盟

○亖●凹○八四●八三○匸●卅○卜●八五○卅三●栖○㗊●帐
○㦨●㦤○毗●恱○㵼●恔○㹌●恱○慌●九六○九九●㐹
○八二●百○六四●六五○六六●四六○卅三●㟲○阩●八六○闓●広
○四一●圗○卢●㢄○卣●隥○㭪●匞○卌●卌二○框●惽
○㾓●㢟○八七●八八○六六●七七○四九●㖑○㒩●叱○壏●陚
○㒩●㐳○闓●㒩○隥●㮇○㒩●㐳○㒩●㒩○㒩●㕉
○㠪●㐳○八九●㠶○㠶●㒩○卌●㠶○五四●三三○三三●七四
○卌四●五三○卅三●五一○五五●九四○卌二●卌一○五六●卌○㔽●㼆
○㵺●㭪○㷍●㠶○卄●㒩○卌●㕯○比●九二○卌●㒩
○十二●卅○卄九●四九○十一●六九○十三●卄六○十

# 饒九子第一局

○[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提●[illegible]○[illegible]●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㗊●嚙○侻●侔○倖●侥○侻●世○卜●洸○佰●世

○㕸●卅○世●庀○㔾●四○五●卂○卆●七○卆●五

○亦●仈○四●仑○公●比○公●充○亦●伍○烟●世

○㽞●岗○四●峜○岺●匠○岙●岗○岗●岗○岜●侖

○陸●㑲○㕣●岜○廂●㥕○㑲●㐤○佬●岜○世●四

○㕡●世○卅●仚○杏●㒺○匚●仝○共●咒○咒●㚔

○茜●五○芒●芏○芏●㥳○

饒九子第二局

○㐱●佰○伉●㐲○亼●卜○仐●亼○亖●亖○㗊●㘣

○四●㚎○㔺●比○㒽●㒽○卅●九○㔺●七九○四●卒

○罡●㐸○世●罕○廿●兂○䢷●廿○芏●卆○㞢●丟
○茜●芺○芄○●兲○四●二○㢞●㘨○㕣●叁○匸●㐭
○恓●㔟○㔫●㘫○㥷●㟧○㕯●㔽○匚●㕦○㝉●㝋
○㐌●怢○㐸●㐿○㓂●㞑○㐯●㤲○㐲●㤿○㤴●㤳
○㤸●㥳○㐲●㕸○㐈●㐳○㚇●㕃○㠨●㒰○㕯●㖖
○卆●㘯○卄●㔭○㒵●㑊○㐽●㕹○㒸●㖏○㟊●芃
○芁●芢○卋●㕨○㐫●㐭○㐯●㐸○芢●㕰○㐸●㔭
○㐬●㐸○㔃●㔆○㕃●㕯○㕸●㔟○㒵●㐸○㐱●㐽
○㤹●㥃○㐐●㕈○卌●㐌○㐮●㕍○㐄●㐎○㐙●㥍
○㥊●㐦○㐸●㐳○㐪●㐹○㔃●㕪○㐾●㐰○㐲●卅

○悴●悖○忛●怆○惉●壯○忙●愴○愷●临○㕊●忛

○惟●惧○悦●惝○愷●㦤○忱

饒九子第三局

○卆●百○尻●氐○亼●卜○仐●亼○杢●亼○罡●比

○惯●匽○罔●査○罡●哭○芝●共○盟●共○舀●舀

○叁●匸○匚●世○四●世○悯●关○世●㕈○凭●悴

○巴●医○㠯●慌○㐂●忙○㦤●愴○愷●惝○愷●愴

○世●临○世●侘○惜●㡯○世●惝○壮●卡○尭●尧

○愐●㤼○惜●罕○卒●弄○四●廿○茧●入○丗●二

○六●虎○怆●卅○壮●怏○惴●怆○愷●惟○惝●愐

○吐●晤○许●匣○悦●悴○悅●眭○悴●悰○悅●惯

○惴●悛○怫●怺○惵●慥○惱●什○慳●憕○恍●惱

○匹●哄○粘●皆○譆●慥○陀●哄○陡●醫○悅●哇

○哇●晛○喑●喻○喔●啌○喎

饒九子第四局

○七二●五三○五一●五三○七一●卅○罢●呉○芒●卤○室●图

○共●仝○夯●夳○仝●倉○提●匚○粘●盆○卜●八

○卄●仓○兕●四○卄●艽○卭●卅○九●卅○卅●卒

○夯●夳○惯●世○恍●惯○匡●四○匚●四○㴱●匯

○四●匹○卤●匡○卤●匠○卤●四○瓦●兕○艺●卍

○㡳●厇○㡴●㡵○庀●忙○岔●屹○氏●尾○九●六
○九●卒○六●匱○卆●百○庑●丢○廡●世○庑●院
○庑●㡱○㽵●岔○㡱●㡶●㡶○岔●㠫○九●七○岔●岔
○惱●匠○枇●卆○仈●卆○苎●廿○阬

右碁五局錄並未終而已見白碁高妙至發局皆不足觀雖全之可也

或曰王近思精於碁招晦施省三何故無晦余曰省三吸煙嗜賭飄然如江湖乞丐晦已重矣近思小康安分晦未有消釋也或又曰然則安分之人轉有因之招晦者乎余曰惜無禍與德耳禍可鎮晦德可弭晦彼顯然宜及之禍且可以免精於碁何妨

鄉民不法

前道光二十二年冬鄉民藉算租宂刻之名打搶各大戸王闕壬等雖已正法而餘黨尚多覓者并有飽所欲而擒捕未及者時過三載不知儆者方冀有所藉而後以爲利

梅里鎭北有金德潤者始曾入海從盜後因幫助捕盜功給千總銜旣又緣事斥革削髮爲僧受戒頭有灸疤旋又蓄髮還俗住正三圖爲地棍

二十六年正月常昭漕務難辦撫院將浦蔡兩姓叅奏治罪定一律新章時常漕尙在伊始而昭漕已將及半正月二十一日小戸入城與漕總薛正安理論於是金德潤等聯其惡黨冒作糧戸沿

逘號召人衆相與入城先至縣衙喧嚷訛傳衙署盡燬縣尊避入捕衙繼至薛家肆毒伊家器用什物無不精辦花卉書畫古玩無不美好其媳房奩具亦完備華整忽遭此擾財帛一空租細一盡越日縣公親訪知不法人名飭差下鄉拿人有前當該處經造陸大起及賣青菓朱某自稱熟悉其地願爲引導意欲下鄉賣法照前燒軍租船案以爲利也二十二年冬陳茂堂起鄉勇幫縣拿人後白馬廠遠近凡小有家者無不以嫌疑爲累而兩人並爲金德潤等傷害公差再下衆究抗拒幾不免

二月二十一日衆究因陳茂堂商起鄉勇助縣拿人羣聚立燬其家聲言恫惕官出示安民而止

五月中旬二麥已熟農佃例還各業麥租余張市西四里承吉庵

頭陰涇陽涇一帶農佃忿業主收租兇刻因造言謂麥租折價各業每石錢二千者何得至二千四百秋來花租每畝錢一千者何得至一千二百過一期限錢每千各業加錢三十者何得驟加錢一百而且各業新買田產召我等立寫租札每畝索錢五六百乃我等意中事及於千猶可努力支持若索至錢二三千一畝我輩典衣剝債男啼女哭誰則知之時當地惡棍因衆情不平思前正月入城滋事尙不嚴辦正可藉此以恣搶刦共貿之當地無惡不作之金山桂伊又從而慫恿之曰要做索性做得大些各棍因貼無名榜帖於承吉庵牆約衆於二十一日滋事以打兇租爲名然衆情不無懷懼共卜於是庵神前或籤或筶疊遇大吉黨衆分卜

於他廟亦無不大吉衆計乃合然衆心總參疑信又共誓以所約之日必遇天晴爲天助及至二十一日紅日東昇天無纖翳衆乃放膽鳴鑼聚衆沿途脅迫附從首至陸家市（承吉庵西北四里）打顧載錫家（伊爲單租催頭前二十二年已經打過）次至婁家橋打顧某家（伊爲經造兼錢家收租）又至許家橋入余弟與侄家探視所注意者不値衆已盡出以行忽有旋風捲入（時衆兇所往每有旋風先之）又因其急於閉門衆疑隱其黨在內遂返而肆打門道大廳與兩廂一切裝修盡燬打入內室燬已及半忽見有面熟者因悔其悞（時諸兇皆睃他鎮人在前肆打使不相識）因共出經余家無所不平（謂前開浚白茆河救災賠累）少憩即行至張市鬧王家義莊有與衆兇相識者力爲勸阻截其租斛一角舍之至歸氏（住城黃倉橋）倉房拆燬

盡淨出南市經余兄（應雲）弟（香谷）所寓屈宅倉房（城居來鄉收租之所）燬之衆兌造言收兌租者但指張市一方言至此亦可已矣而志在劫奪又徑至歸市入西街經歸氏倉房（城歸讓齋收租之所新造完整）燬之至中市又有歸氏倉房（城歸筌芝為在市董氏婿收租之所）燬之出東市經歸氏祠堂（城歸子勤收租之所）燬之又北打催頭徐某家又北三里入徐市擾馬正興布莊已暮衆乃散

二十二日又鳴鑼羣聚而南打搶朱四和家（歸市東二里近北港廟）有惡賊陳姓挾讎唆使也再至歸市經董家天益堂亦無所不平毀壞其欄杆櫃臺其衆自相喝止無可解釋嫁詞於其管數唐某共往燬其家再北又至徐市燬搶顧奚谷家又燬搶顧子昇家又燬地方

徐蕙芳家又燬搶王靜山兄弟兩家又落鄉燬搶歸少虞家又往小居浜（徐市西二里）燬搶黃心葵兄弟兩家地棍朱耀如之唆使也（耀如先受黃家提拔後不逞所欲挾嫌）越日縣公鯱下勘耀如騎馬前導揚揚得意有智林寺僧瑞龍路訴耀如是當地惡棍知僧有蓄積曾遭捉串婦女詐及千金黃亦指名控告耀如逃匿北門外白鵲寺拿獲旋心葵與府堂質審是實收府監死從牢洞拖出其棺是日衆兒回徐市燬搶程旭堂家伊家素良善無衆怨悞傳伊柜臺上開寫滋事人名故亦遭打因又至顧某（臯人之子）家從後打搶而入內室粗細一盡門道未壞街上經過者不覺

二十三日衆兒分南北兩路北路中有朱隆者力欲再來張市又

有張閏通者必欲往老吳市相與扭扯及入吳市南行丁搶內莊王家王某有膂力與鬭受傷家爲之燬西觀音堂所寄箱籠旗傘一切並遭燬壞往北街打胡某家店面錢物燬棄滿街內室未入又打搶柳青發家青發前爲武弁並無衆怨棄兒要打王家而悮至東街欲打吳姓司馬姓兩家收兒租上前者不識門面悮打已故司馬枚蘭洲家寡居可憫洋銀首飾雖已寄遠錢與什物並遭燬搶出市而東本欲打黃鳴和家路人悮之乃打搶王萬堂家近周市入東周市燬瞿桂棠及劉三房店面內室未入又打搶瞿省齋家桂棠友弟至壽出而復入者三燬搶盡淨有讎人唆使然也聲言要到范家日暮不及其往南路者至何市只一二百人入市打高惠卿家但燬窗格又打搶在市王某家王某捐六品銜家頗裕與市東四里徐氏姻親亦毒是日做道

場一切鋪陳盡燬衆欲回矣有旋風捲出東市時衆兇所往每有旋風先導又有東路來人與徐家有嫌者乞請前往衆行里許腰纏已重聞徐有備欲返忽當地人衆蜂起領同前往及至徐家守禦者放空鎗衆因不懼且分衆繞後越河夾攻守者潰散聽衆燬搶米廩五擴二棉包千餘拖出未半燒之樹亦死衣服絕好且多書畫古玩並珍貴悉付祝融洋銀珠翠半拋河半被搶銅錢棄後河人可行而上衆兇飽所欲矣

二十四日羣聚欲再來張市以及橫塘六河忽雷雨衆以爲天不復助再卜於神亦不吉乃止而散縣尊毓心無所主姑出榜安民而連日報搶者三十八家紛擾公堂不得已勉集鄉勇數百每名

每日給錢三五百老弱乞丐胡亂充名捉船及冚徧插旗號大東門外街尾直至市梢聲言下鄉捉人

二十七日衆宄鬨風大集於董浜新市候鄉勇下來鬬仗聲勢雖盛而氣已餒地方季滂連夜來城報警

二十八日至早毓公密下小舟飛棹上蘇見撫院請兵是日衆宄已懼不能復聚稍有集支塘鎮褒清寺聲言候官者

二十九日辰刻毓公同昭撫院李公星沅於卯刻提本標兵又發火票調福山兵是日衆宄已皆逃匿

三十日申刻本府桂公超萬協中軍官統兵到昭舟泊大東門外福山總鎮孫公提兵來會

閏五月初一日本府與游擊統兵差下鄉遙巡相機而進探知前寶無警乃將訪聞諸兇姓名與各遭搶家所控之兇踏門拏提本府令兵丁在船不得起岸免却許多事端足徵仁德　是日金山桂懷姦慮破捏稱伊家亦遭打搶到官謊報當官已預知其姦即拏管押　是日衆兇盡逃海口有禁不能出其至太倉趁航船上蘇次日至婁門起行穿城出胥門直至太湖水口覓生計後四散不能悉其下落

初二日先後拏到共二十餘人當官各取供詞記姓名管押

初三日本府與委員熊公象鼎楊公承露即所寓昭城隍廟內將衆犯嚴審明白一併收禁本府先回蘇去

初四日縣解人犯三十餘名上蘇脫逃者懸賞格拏獲張昆榮者賞洋銀二百圓拏獲張搢及王四麻子者各一百圓後於初十日王鼎隆拏得王四麻子解官受賞

初六日戍關朝忽來東河上至余城寓此人亦住張市南一里爲衆兎務迫助與鳴鑼喝拆鄰近車棚四往不法纔隨衆逃至太湖水口計窮獨自回來乞余救援余即向縣稟報扭解管押十餘日保釋未曾准辦

六月初一日在府審定收禁共三十餘人畧記知名者於後

金山桂　蔣遂玉　朱耀如　張關通　王金科　王四麻子

以上六人死於監拖牢洞　蘇惠龍病回死　江五鬍子　陶曾和

者共十三人不能盡悉　蘇惠龍於家

霍關通　王大　王二　朱隆問罪逃回又以持刀行兇收禁　袁方　袁金
兄弟兩人問罪後逃回　宋元鎰　周關玉　徐關榮　徐關慶　王金德
趙小富　朱小昆吳市腳担嘍搶王內莊刑訊九死不承後得釋　戴德二係愚無知見拿人而奔一
併拿解後訊明得釋其餘人犯不及細知
方兵差拿人正三圖在張市西北二十里金德潤等頗畏懼姑信妖術以問
鬼神其術曰札童子將五六歲孩童蒙眼穩坐施符咒使神憑是
童藉童口言休咎則曰天遣陰兵三千保護毋恐衆又禱於該處
神廟畜選大吉而兵差捉拿亦未及其地衆兇其信果邀天助
七月初九日鄰邑鎮洋縣鄉民亦入其城以擾縣衙并及其紳氏
是有鬼昭文正月二十一日之事而效尤也當官共知前案不能

不辦新昭文縣公何飭差拿金德潤等六人衆兇集而拒捕縣公乃召募鄉勇

七月二十二日縣公何統鄉勇數十船下梅里塘衆兇聚鬨差勇股慄若懲勿進縣公回城叱責差勇無能不得已上蘇請兵

時前後兩三日晴日中雲過天頂或飄下雪花鄉城多有見者然天氣並不寒冽用兵亦不過彈壓所治亦情眞罪當天道遠哉可知此與衆兇之禱告於神並不足信也

二十六日縣中知兵將至捉船以待空中忽忽飄雪花如故

二十七日本府桂與撫標中軍提兵至福山兵亦來會

二十八日官兵下梅里塘縣公何早晨轎出衙巨蛇從屋下掛於

前衆情驚疑後究無他可知理所當為之事不可以小故生疑也
本府切訪至再知衆寇已散方登舟統兵衆下夜大雨河水平岸
棉花大傷
二十九日兵泊塘橋時衆寇皆已藏匿本府已信前無伏藏之警
猶遲遲而進
八月初一日兵停塘橋
初四日兵至正三圖本府方令拿人衆寇已逃空獲兩犯燒五家
初六日又獲十一人本府以該處鄉曲小廟神像諒必為妖孽憑
依令將總管周神猛將李王四像縛解回城暫置城隍廟路頭堂
以示籤箬惑衆之咎後至二十七年八月官以衆犯獲者已多乃

令備鼓樂將神像送回該處廟中
初七日本府同蘇去漕總薛正安收禁爲此案由他辦漕不善也
正安爲漕總二十年矣營私固辦漕所同然始受旗丁需索既被
漕規挾制積重難反勢無可已至是獲罪次年發配河南越一載
死歷來漕總得保令終者固不多然必至家破而身又客死他鄉
亦大不幸矣其姪薛貴捐從九品銜出入縣衙並被言曹參處問流罪發配
八月十五日獲金德潤於顧山西門外四十里縣公頂帶乃復伊又削髮在其地
廟中行醫人有識之者報官擒獲
二十二日撫院恭請
王命將金德潤與季瑞斬決於蘇城北寺旁教場季瑞開麵店家

小裕七月二十二日官集鄉勇下鄉衆兒聚守入夜不散二更腹餒叩入其店硬將其所存之麵治食季遂無可諉罪臨刑號哭極怨金不聽其言

九月十一日逦案棍徒除定罪外分別釋囘大半

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絞决吳三髻子曹明季銀芳三人於昭城內方塔寺前惟要犯張庸張昆榮未獲後聞在江北某家